

潛

研

堂

文

集

潛研堂文集卷九

嘉定錢大昕

答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

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予陷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

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既
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
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
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
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
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
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
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
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
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諱過幹蠱之義已在

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詰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

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
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
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
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
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
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
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
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
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

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
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
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
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
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
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
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
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

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焉

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
 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傳俱有性與天道之語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
 何平叔俱不取

問慎而無禮則憇憇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憇當
 為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
 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認蘇林讀如慎
 而無禮則憇之憇認正字認假借字憇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殆頗難曉曰將聖之義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

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惡信三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蓋宣廿三年傳以不教民職別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

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緞飾孔安國云一人曰緞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緞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緞則緞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緞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縗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縗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縗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縗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縗不作緞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爲纁五入爲緌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證五入爲緌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緌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緌許氏說文無緌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爲哉與爵聲近則緌纁爵三者同物

徐鉉校說文附

人兼字不知纁卽緌也淺滿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

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緌紺緌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緌飾也

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爲緇淺絳爲縗不能混
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
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爲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
爲縗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
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
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
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
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
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抹乏之事何所據
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
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
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
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
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

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贖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
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
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
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
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
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
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

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與

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
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
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
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
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
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
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
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
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

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情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

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

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
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
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
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
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
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
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
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
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志王充論衡引夙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幾史通引吾日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氏論衡引紂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

羣玉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
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
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
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
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
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
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
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
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糗爲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黜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黜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黜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

宮黜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黜爲齊人宜可
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
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
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
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
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
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
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
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

故也

見甫田疏

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

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

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

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

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

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

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

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

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閒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

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

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

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
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
攻我室是以芻爲芻斐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
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
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
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
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曰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
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賜謂
王子所生之母歿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
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
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
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
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
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
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
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緥緣旣葬除之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
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
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
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
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
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母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
所穢䟽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
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會謂盞蓋

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角詣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疏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散宜蓋古諸侯之國

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

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
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
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
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
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
氏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
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
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
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

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分修旣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

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
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闕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
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
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
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官刑猶在近
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
皇之初始除男子官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
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官刑之令不見於隋
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

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祝敵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壎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卽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祝敵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祝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壎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

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并其言之醇者一槩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潛研堂文集卷九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

嘉定錢大昕

荅問七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爲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詁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蘆蒞郭景純以蒞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蘆蒞權輿與灌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爲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

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
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
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睚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
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睚卽邳
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邳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邳可
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邳字

問省緜穀之爲善省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
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
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
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緝字不見於經翟教授
灝嘗引廣韻訓緝爲緝詩鄭風序緝治甲兵箋云緝之
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緝者器之善
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
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
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顓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顓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
云仁者靜故周顓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禧與畛祈連文畛

爲致告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雉氏注雉或作夷釋文云雉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

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

問倫敕之爲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勅讀如來
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
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
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

問翦篲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爲
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篲从習習有勤義

問諲之爲敬何也曰諲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
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諲卽

禋也

問賧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賧者明之早也
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
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
明義賧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
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
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
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
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
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
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
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
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
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眡之訓厚本詩福祿麤之韓
詩作眡而郭乃以眡輔爲說窕之訓閒本詩窕窕淑女
毛釋窕窕爲幽閒窕爲幽則窕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
隙爲說闕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
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疴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

澤石堂文集卷一
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妒爲說庶之訓侈侈
乃膠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眾多爲奢侈
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
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
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
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
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

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禱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禱爲歎美亦無所據曰
禱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禱是也張平子
東京賦吁漢帝之德矣其禱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
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
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
賜子之子台朕陽爲子我之予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
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彌輔增崇傳合重疊
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穀餼穀餼卽穀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墅之稱夾溲以其一爲衍字然乎曰夾溲說是也詩具贅率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園率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

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
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
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
死也漵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
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漵从水爲水虛歟从欠爲飢虛
郭引方言漵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
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
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擊釋之然否曰癘當爲齠齠者瘦之病也詩棘人樂樂兮說文作齠齠正字樂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徽之爲止何也曰徽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微有止義易繫用徽纆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微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慤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

問豫之爲馱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

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茨之榭
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
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
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
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
有獸義則豫亦訓獸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
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
矣邵編修晉涵云豫獸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栝類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栝鄭訓
栝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類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
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
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
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
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
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
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
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誡誡嘉善也誡亦假

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惑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

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闕宮有血鄭訓闕爲神正義謂闕與恚字異義同竊意恚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恚又有慎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贍贍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齊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大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

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瘕訓
瑕爲已謂爲厲瘕之行者不已之面自己也正義謂瑕
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遐遼之爲逮何也曰遐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
云曷逮也遼卽噬字詩唐風噬冒適我傳云噬逮也此
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
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
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
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

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
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
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浹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浹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
方釋文有子變子協二音卽此浹也毛訓挾爲達漢儒
諱徹爲通通達義同

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
之謂神注挾讀爲浹

問凌之爲凜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
也凜當爲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者冰寒
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
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僊之爲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屑蓋僊與屑通漢書
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僊
也陸德明以爲動州聲陋矣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
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
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
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翻膠也當引春秋傳
不義不暱說文引作𪔐或作𪔑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

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
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
秋傳利人之幾卻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倣作
也當引詩有倣其城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
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
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階闔之階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
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闔說文亦訓陰爲闔皆據此文古
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

安加自芻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出於未通六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𡗗𡗗之爲𡗗何也曰古書𡗗與𡗗通漢書敘傳𡗗𡗗公主適女烏孫孟康云𡗗𡗗惕惕𡗗也是孟所見爾雅本作𡗗𡗗矣說文𡗗𡗗也又云𡗗美女也或作𡗗𡗗正字𡗗𡗗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𡗗論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𡗗同

問說文𡗗字下引爾雅𡗗𡗗𡗗𡗗句今爾雅無其文何

潛研堂文集

卷十

士

也曰說文無積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涸涸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涸涸僂也僂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涸涸或作漚漚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涸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閤所以止扉又謂之閤何也曰止扉之閤蓋閤之譌說文閤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閤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閤字云本亦作閤

問餅金謂之鈔餅鈔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鈔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是鈔當爲版也但未審餅字所从曰餅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

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銍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鈹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旣夕記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

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眇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無琬字何也曰說文瑁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琬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計矣烝然鯁鯁鱣鮪鮪鮪一之日淠淠雨雪漉漉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祿不云春秋傳成間廣八尺濶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躡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間謂之扂闔謂

之摘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衝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
雅此霽謂之霽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
問祭山曰廢縣釋文云廢或作度又作竝廢度竝三字
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
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竝引爾雅祭山曰廢縣爲證是
先鄭以廢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
作竝則竝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
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
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廢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

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恒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恒字不審所从曰子族子姑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恒卽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馭馭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縣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屈屈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屈蓋屨字之譌說文屨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屈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屈戶閣反或作口閣反子謂當爲口閣切乃與韻協

問岵岵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岵必小於岵岵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岵或爲紀紀之言基也又爲岵岵之言基也基基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祖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

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

部有蓋字亾夏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菴刊本作蘋芋麻毋刊本作芋味莖著刊本作味燕白脰烏刊本作烏鸞白鷹刊本分楊烏爲二字焉烏醜烏鵠醜刊本烏皆作烏鷹大鷹刊本鷹作鷹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菴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菴粟也說文木耳一名黃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蘗爲烏菴菴爲菟葵紫爲菟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
曰菴卽白菴見於玉篇詩云菴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
本艸云白斂一名菟核核本有菴音則斂之爲菴審矣
釋艸一篇釋紫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
郭惟釋皤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皤
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皤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
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蕪之類篇中又有
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蘗也

問蘗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蘗疑卽此
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渣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渣灌與茵芝爲一物

問薺虞蓼疏謂薺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正義會引之說文訓蓼爲薺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菽虻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卽其人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問茵鹿藿之茵說文作蕪讀若剽蕪茵二字形聲全別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蕪譌爲麋又以聲

轉爲藺爾釋艸又云蘆藪豈亦鹿藪之別名歟

郭以蘆爲藪藪

問藹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爲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鎬侯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藹字當爲瀉後人妄加艸耳瀉鎬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瀉注瀉與鎬同史記爲吾遺瀉池君卽鎬池也夏小正媿瀉字竝从糸旁

問說文藪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藪而藪爲龍古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潛篤信許氏亦疑此條有譌子謂藪藪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藪在藪上藪爲薺實則藪爲龍古之大者矣藪卽藪字

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賡爲泉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蕢者也牡麻者泉麻也泉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泉謂泉爲麻可也謂賡爲泉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泉本無實解蕢爲泉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泉是雄麻蕢是子麻爾雅云蕢泉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筭方曰筍而鄭注論語云筭筍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蕭苻止是何艸曰蕭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蕭苻也止灤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綦

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綦蓋綦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
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
鳥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
文綦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
以正郭注之失

問葭蕨據之據釋文音亾悲反蓋从麤聲而兼存孫炎
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麤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
有據無據當从孫叔然音作據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
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荔鼎鼈蓬蓽莖菹
絳卽鉅銚弋之類皆雙聲蕨據亦雙聲故知據爲轉寫

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薜荔爲葳蕤之別名獨釋艸
薜荔與葳分爲兩條薜荔卽英茱葳卽蕨攢說者疑之
予謂英茱與蕨攢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蕤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蕤字蓋卽鐵也說文鐵山
韭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蕤小葉之蕤有兩音一爲豬葉反則字當从耳一爲
阻畱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
文有葳無蕤蕤乃傳寫之譌史記鮪生說我服虔以爲
小人貌鮪與葳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蕤爾國
杜云蕤小貌說文無蕤疑卽此葳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莠爲一句樓當爲樓說
文樓卽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爲棟讀胡
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東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
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
莠之別孫季仇讀橐爲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
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芍莢義亦不
了予謂莢當爲莢說文芍莢也茅根也莢艸根也芍莢
連下莢根爲句芍莢莢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莠之
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

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椹貢棊枕槩梅杓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枕爲槩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楸臧椹也樊光本椹作格說文格木也疑卽臧椹矣貢棊疑與枕槩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杓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椹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楡當之然否曰牡椹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楡也稊鄭本作萑萑木叟生讀如夷謂

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枲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枲者名彙也說文彙作常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釋文敲或作撒撒敲似皆俗字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紵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犄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

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道木魁瘰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道木道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瘰別爲一句卽瘰木魁其別名耳

問蚊蟻蛭郭云江東呼爲黃蛭邢疏謂蚊一名蟻蛭然否曰說文蛭蟻蝗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蚊蟻也古書从发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馱讀若撥國語王耕一發或作拔詩鱣鮪發發說文作鮪鮪此亦以發皇爲蚊蟻蟻皇音同蚊蟻一名蟻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蒼芮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貉蠹蝨既以石蝨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蠹蝨卽蠹蝨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蠹蝨謂之髦或謂之虻或謂之芊芊髦卽蝨之轉芊芊卽莫貉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貉卽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貉異文而同音莫貉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

譏其不了

問蛭蛛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蟻本艸水蛭一名蚊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女氏凡隙屋除其穢蟲注穢蟲廣肌蛛之屬密肌疑卽肌蛛也說文蟲多足蟲也或作蚤

問鵠鷁字从弁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鷁禮高誘注鷁禮爾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尚是裨字鷁裨音相近禮笠聲

相轉也今本字从并益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鴉爲禪也

問虺白虎之虺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虺當爲虺字之譌說文虺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亾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闌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闌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祝說文作禰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坻書典祀毋豐于坻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

於爾豸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爾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

問犬生三豸二師一獠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豸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殺聲尚相近而說文無豸字何故曰豸當爲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豸疑與豸音相似傳會不足信

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旁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下嚶嚶相切直

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
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
流而上曰沂河順流而下曰沂游自上爲名此又後人
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
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
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
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
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謂之天堂
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謬曰天堂天淵前後重

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爲天皇之譌下天堂則
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
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
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
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
指天潢而言紉茲未詳